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
第三回 青臉虎看陣遇害 白玉堂失印追賊

且說二人正奔沖霄樓，石象、石犼兩邊地板一起，上來二人：左邊寶藍緞子六瓣壯帽，絹帕擰頭，寶藍緞子綁身小袄，寶藍禪褲，薄底靴子，藍生生的臉面，紅眉金眼，一口鋼刀，此人乃青臉虎李集。右邊一人，穿黑掛皂短衣襟，黑挖挖臉面，一口鋼刀，此人乃雙槍將祖茂。叱吼聲音：「好生大膽，敢前來探陣！」衝著五爺，擺刀就剝。智爺在後著急，兩個人首尾不能相顧，五爺在前，智爺在後。智爺耳中聽見「噉呷」，原來是青臉虎李集，早被五老爺一刀殺死；「呷」，雙槍將祖茂頭巾被五爺一刀砍掉。祖茂奔命翻身墜入地板中去了。迨智爺趕到，死的死，逃的逃。五爺一陣哈哈狂笑：「智兄，想襄陽王府有幾個鼠寇毛賊，又有多大本領，半合未走，結果了一個性命，砍去了一個頭巾。哈哈，豈不教人可發一笑？智兄與小弟巡風，待小弟上樓去盜盟單。」

智爺說：「且慢。五弟請想，兩個逃走一人，豈不前去送信？襄陽王府手下餘黨豈在少處？倘若前來，你我若在不平坦之地，還不足為慮；你我若在高樓之上，那還了得？以劣兄愚見，暫且出府再計較。」五爺明知智化的膽小，又不肯違背智兄的言語。只得轉身向前。智爺仍然落後，出正西地山謙小門，仍由兌為澤大門而出對，奔王府北牆，躡出牆之外，尋樹林而入，暫歇片刻。

智爺言道：「得意不可再往，等歐陽兄、丁二弟，大家奮勇捉拿王爺。」五爺聞說，笑而回答：「小弟在德安府與歐陽兄、丁二爺言道，說你們三位各有專責，他們二位押解金面神樂崗入都，兄台護金大人上任，各無所失，定準俱在臥虎溝相會。兄台明日起身上臥虎溝，會同歐陽兄、丁二爺，一同奔襄陽，在上院衙相會。」智爺言：「我走，金大人有事，如何對得起歐陽兄、丁二弟？」五爺言道：「無妨，全在小弟身上。晚間保護大人，至金大人衙內走走，料也無妨。」智爺說：「我囑咐你的言語，也要牢牢謹記。」說罷，分手。智爺不住回頭，心中發慘，總要落淚。焉知曉這一分手，想要相會，勢比登天還難。

五爺回到上院衙，躡牆進去，回到自己屋內，問張祥兒：「大人可曾呼喚於我？」

回道：「大人已睡熟了。」五爺更換衣巾，換了白晝的服色，去到公孫先生的屋內。先生尚未安歇，讓五老爺請坐。五爺就將上王府，與智化進木板連環，欲要盜盟單，殺了一人話細說了一遍。先生一聞此言，嚇了一跳，顏色更變，說：「大人再三攔阻於你，怎麼還是走了？」五爺大笑：「先生不知，王府縱有幾個毛賊，俱是無能之輩，何足掛齒！先生，此話明日千萬不可對大人言講。」先生略略的點頭，待承五爺吃酒。五爺言道：「夜已深了，請先生安歇。」

五爺告辭，回到自己屋內，盤膝而坐，閉目合睛，吸氣養神，不時的還要到外頭前後巡邏，以防刺客。不料天交五鼓，正遇打更之人，五爺微喝：「從此上院衙內不許打更。」更夫跪言：「奉頭日所差。」五爺道：「有你們壞事。若有刺客要將你們捆起，用刀微喝，你們怕死，就說出大人的下落、大人現在那裡。若無你們更夫，他倒找尋不著大人的所在。」更夫連連叩頭而出，回稟他們上司去了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早間，大人辦畢公事，仍與五老爺、公孫先生同桌而食。酒過三巡，先生就將昨日晚間五老爺上王府的事說了一遍。大人一聞此言，吃驚非小。五老爺在旁，狠狠瞪了先生兩眼，「哼」了一聲。大人叫道：「五弟！劣兄再三不教你上王府，仍是這般的任性。」五爺道：「從今小弟再不上王府去了。」大人言道：「去也在你，不去也在你。倘若再上王府，愚兄立刻尋一自盡，吾弟歸回，悔之晚矣。」遂將印信交與五老爺，派他護印的專責。五老爺當面謝過差使。大人雖是一番美意，縛住五老爺的身子，不要了五老爺的性命。早飯吃畢，大人仍然著五老爺在此談話，直至晚餐仍不放走。

天交三鼓，五爺告便，回自己屋中。稍歇，外面一陣大亂。五爺叫張祥兒外面看來，祥兒回頭言道：「馬棚失火。」五爺一驚，就知道是調虎離山計，總怕大人有失，解磨額，脫馬褂衣襟，挽袖袂，勒刀，並不往外看失火之事，竟往大人屋中觀看。行至穿堂，遇公孫先生，言道：「五老爺，大勢不好，印所失火。」五老爺點頭，躡房過去，見大人在院內抖衣而戰，玉墨攙架。五爺在房上言道：「大人請放寬心，小弟來也。」大人戰戰兢兢言道：「吾……吾……吾弟，大……大……大勢不好了，印所失火。」五爺說：「大人放心。」飛身下房，縱身躡於屋內，至印所荷葉！板門，由門縫內早見火光滿地，就知道是夜行人的法子，其名就叫「疏火移光法」。一抬腿，「鏘鏘」一聲，雙門粉碎，抖身躡入屋中，伸手桌案一摸，印信蹤跡不見。若問印被何人盜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